

盛时一梦

张天文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盛时一梦

张天文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时一梦 / 张天文著. —北京 :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44 - 7890 - 0

I. ①盛…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9377 号

责任编辑: 于印辉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 - 63180647 www. c - cbook. 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9.5 印张 280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题引

几年前，我回了趟工厂。我人生魂牵梦萦的处女之地啊！

抬眼望去，荒草萋萋，破产得，竟然只剩一片瓦砾砂石了，了无生气。那个荒芜、野蛮、蒙昧的年代，我为什么还要眷恋？

“文革”伊始，我刚满十三周，十年，不当学生当工人，有三分之二，是在工厂里。接触过女军人，或当过军人的女人，或军人家庭的女人，几个，有的死去了，有的迷失了，都没有结果。之后，我又去当了学生……

总想真活。可就，这么些年，总有人说，我不成熟，或说，我愚顽。那怎么能摆脱这种幼稚状态，“国情”一点？但渐渐地，也就发现，离开了自我，也就不像真活的了。

到底该怎么做好呢？

该与不该之间，想着想着，几恍惚，正像故乡的河，弯过一下，又弯过一下，弯弯习性，亦近亦远。

有一点是明确的，学业历程的续延，我人生的作品，绝不能退回小学去。于是，我必须写，青春不再，孤家寡人，我也只好！

为了那迷失的和死去的……

不能忘记！

上部



先试着这么切入——

Q城的部队医院斜对过儿，隔着马路，有一家小吃铺敢叫“饭店”。

我进去找了个靠窗户的桌子坐下来。

——“我”是谁？这也问？作品中的人物嘛！——

我两眼就盯住了对过儿的门。那门里，是十几株一人多高的紫丁香树，花已开了，也是淡紫色的。花树丛中，人影憧憧，都是绿军服。不到换装季节，也分不清男女。

我想，是女的多吧。医护这个职业，其特点就是温柔。你面对的都是病体，已很虚弱，需要轻揉软语。比如打针，你一阳刚，病员肌肉一紧张，剐不进去再剐一次事小，把针头崴在里面，那可真崴泥了。不过，部队医院男医护多？也保不准的。

餐厅里很冷清。十二点半都过了，除我以外，只有一桌有不似夫妻的一男一女。过了很久，才有一个服务女孩过来，不耐烦地问我买什么。她没有穿白工作服，只在黄军衣外扎了个旧围裙。我卖弄道：“您这儿卖香皂吗？”

那服务女孩撩了我一眼，一转身，竟走了。我心想，你问的不是废话吗？来饭馆里，我还能买什么？不过，我有点后悔了。因为，她只有十五六岁，身高接近一米七，脸孔消瘦，脸色苍白，神情忧郁，气质还入眼。我不该对她无礼。

又过来一个中年妇女，还捎来一套碗筷。

她说：“您点什么菜？——才那孩子也是刚来，不懂规矩。不过，今天人不多——我们这儿，都是顾客自己到柜台登记，那儿有菜谱——”

我说：“麻烦大姨再给我拿一套碗筷。菜呢，您就给说说？——”

被我称作大姨的中年妇女回头又招呼那位服务的女孩给送一套碗筷来。我听着大姨报的菜名，准备奢侈一下：一个过油肉四毛钱，一个榨菜炒肉丝

或叫肉丝炒榨菜四毛二分钱，一碗鸡蛋汤一毛钱。另外又问了问酒，零打了半斤红葡萄酒，盛在两个杯里，三毛八分钱。对，还有四分钱一小碗的白米饭，我也要了两份。

要的酒菜很快上齐了。那位大姨还特别询问了一下：“饭和汤一会儿再上？”我答应“嗯”。

端起我的酒杯。想到我一九六六年九月第一次到北京串连，在新街口的一家小餐馆，四分钱买一碗白米饭，倒点酱油，拌一拌吃完，再要点开水，再倒点酱油，算一碗高汤喝完。如果愿意花两分钱，人家餐馆做的高汤就漂泊油花儿和葱花儿了。想到我六六年十月串连到上海，二两一碗的阳春面，一毛二分钱，就搁一丁点儿猪油倒一小股儿酱油。也不敢吃两碗。待十一月初返到北京，等着分配食宿时，花六分钱买了一根一尺多长的象牙般的白萝卜，整整啃了一天啊！更不用说，六六年十二月串连到武汉，最后落到每天用不花钱的白米粥充饥的地步了。而今天，我奢侈了。

我端着我的酒杯，向桌对面那只也有酒的杯碰去——“岩冰，今天什么日子也不是，我，甚至都不知道你的生辰，今天，就是我想你了，我想你了……也不知道你在哪儿——你都好吧？我也都挺好的……”

二

还得试着这么切入——

Y城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三千多人，除年龄因素剔出的一百五十几人外，“百分之百”地被放到农村去了。这剔出的人怎么安排？按家庭住址分了三个班念高中。北片儿一个班进Y城十中，南片儿两个班进Y城四中。其时，窝在小学的六六届、六七届约万名毕业生已涌入中学，他们每个年级都有十个班五六百人。似我之类这百十来号被剔出的怎么称呼？“初四”、“高一”都没有叫，只好叫“高中班”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到新学校四中报到了。那天两个班只报了四十几人。很多是小学实验班的同学，考初中后分了手，现在又重新聚集在一个新学校。

没想到，秦至清也来了。怎么叫没想到呢？秦至清是六八年就下乡的那拨。他的情况可以说几句：本来，他也是“老初一”的，不该六八年就走。可一来因“文革”派系缘故他与班里某些人不合不想呆了，二来他说年纪也大我两三岁，想早早独立；好像还有家庭因素等。所以就与上几届的朋友们提前走了。

这个班有戏看了。因为赫大业也来了。都是“角儿”啊！慢慢看吧。

是的，首先，学校为这个特殊的群体配备了两个班主任。其中一个还自称是北京大学“聂元梓”派的。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啊，被毛泽东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就是由该人领衔的。所以，唬得我们这帮也曾天不怕地不怕的“地方杂牌”，在这个“老革命”的“中央嫡系”面前，只有称兄道弟的份儿了。

没的说，听令。人员不齐，就合二为一。开学第一课，干什么？又是背起行囊，甩开脚板，到三十里外部队的一个农场，这次是插秧。

这个地方叫腰堡。“文革”前初春挖渠已来过一次。不过那次是给农村大队干活儿，这次是给部队农场干活儿。至今几十年过去，我仍有几点不明之处，比如：一、Y城市郊周遭几十个村庄，我们当学生时参加的大型劳动，

即吃住离家在外二三十天，平均每学年至少两次，“文革”初期也不例外，怎么总共的六次倒有三次安排在腰堡？二、到部队农场劳动，怎么吃住都安排在附近村庄的农民家里，或者是租借住宿地再雇人自己开伙做饭？等等。好像我们在央求人家，“你们行行好，让我们给你们受苦受累干点活儿吧！我们浑身憋得都受不了啦！自带食宿费白干还不成吗？”

但我却又至今存有一份感激，因为我的冥思苦索，多少年了，正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一时段开始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两个班主任，一位工宣队的老师傅，率领着不到四十人的“高中班”的散兵游勇来到了腰堡。

管理者也不容易啊。从数字上不正说明，即使是已报到的，也有不听召唤不来学军的吗？而事实上，这个“高中班”，直到八个月后解体，也没有满员。只是，又换了一任班主任，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同学。

到了住地，是一所农村小学。没有床。先安排我们去抱稻草。铺在教室的砖地上，再把行李打开。安顿完毕，坐着歇喘。有同学点着了烟，被不知怎么嗅到而进来的那位工宣队的老师傅痛骂了一气。我记得有“一群流氓”、“小痞子”等短语。因为一论“群”，就把我也包括进去，也包括了同屋的其他男生。对立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他愤愤地出去后，我这样想。

“集合啦！——”院子里一个女声在喊。

坐在稻草铺上的二十几个“流氓”赖赖地走出去散散地排成了三四行。目光瞧着四面八方。

“先唱支歌！——”那位老工人师傅提议道。

那时集合队伍兴唱歌。我们班临时选定的一个女干部，就是喊男生出去集合的那位，披了一件黄军装，像男人似的叉腰，起头唱道：

“革命风雷激荡——预备——唱——”

谁都知道，唱歌有人起头，其他人跟着唱必须从重复第一句开始。而这里跟唱的，女生是按规矩办了，男生呢，特别是被骂过“一群流氓”的男生里的七八个，扯开嗓子不谋而合异口同声，直接唱第二句：“战士胸有朝阳”

这一下就乱了。

“停！停！——”那位女干部嚷嚷道，“成心啊，你们男生？重唱！”她又起头了，“革命风雷激荡——”

这回女生几乎不张嘴了，而男生，倒是几乎所有的人，吼着，还是“战士胸有朝阳——”

“老工人”气急败坏地站到队列前来，他也不说话，就瞪着，瞪着。一下子鸦雀无声。女生原本也没跟着，男生却像猛地塞了一节木橛，就唱了一句便戛然而止。

两个班主任呢？不在现场。好像是联系什么工作活计去了。“女干部”（后来我们叫她“革命家”）尴尬地站在“老工人”旁，也不知怎么摆布这场面。只听调遣的队列更是一副法不责众的样子，故作茫然不知了。僵局，至少维持了七十一秒到七十四秒。

场院门口，突然又涌进来一支二十几人的队伍，年龄与我们相仿，穿戴却是统一的绿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

“一群流氓！”——“老工人”斥责着，“先回屋去！”——这是对我们的话，大概不包括这个班的女生吧？他总是这么指代不明，阵线不清的。之后，他就跟刚来的那支队伍的领队，也是一个教师模样的人接洽去了。

我们并没有全回屋。我和秦至清、赫大业、萧波等几位小学同班初中不同校高中又聚拢在一起的人靠着屋檐下的窗台，瞄着场院那边的人群。

“干什么的？”赫大业不知问谁呢。

“我去看看。”秦至清说着就走过去。一会儿又绕回来了。“说是我们校文艺宣传队的。”秦至清解释道。

“他们来干什么？”赫大业又不知在问谁。

直到学军生活结束，我们也没弄清，学校出于什么考虑，让那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和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一日三餐，插秧劳动，赛歌比舞。我们都是些很有经历的人啊！让他们感化我们？不拉他们下水才怪呢！

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校文艺宣传队里，有八九个是女性，这些女性中，有一位，谁也不会想到，竟如朦胧的月色，大半生笼罩了我心灵的原野。

她的相貌，我当时就看到：身段，娇小玲珑；皮肤白皙红润；眼神清纯沉稳；步履，慢慢的，好像一脚不踩踏实，另一脚绝不往出迈似的……

她的名字，我后来也探听到了，叫岩冰。

这样介绍她，好像过于平淡，不会让人眼球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是的，当时我还没有唐代诗人张籍“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的妙句，也没有俄罗斯文豪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第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四页里描绘丽莎那样的神笔。

是的，就是刚刚用过的形容性词语，也是在岩冰十九岁以后，我查了字

典、辞典才凑上的。

而这时，岩冰十五岁。也是以后的推算。

当天晚上，我们还是被集合起来，带到部队农场的营房院里，露天搞了个小型的军民联欢会。

说是军民联欢，最后搞成了高中班与文艺队的较劲。反正战士们眼里，都是学生，谁演得好都热烈鼓掌。

文艺队演出歌舞《毛主席的话记在我们心坎里》，四男四女，载歌载舞，还有伴奏。他们毕竟带有专业性质，尤其岩冰，那舞跳得，那叫一个甜：“喀喇昆仑冰雪封，哨卡设在云雾中，山当书桌月当灯，盖着蓝天铺着地。……”

我们高中班尽管拼凑在一起还没几天，而这个联欢也是这天到了住地临时安排的，相当于“开场白”，介绍大家认识认识，以后的十几天就要共同劳动了。但我们高中班在原学校不乏文艺骨干。比如“革命家”，噢，忘了说她的姓名了，她叫肖力。我这样说，“我们高中班的肖力”——我还是叫她“革命家”吧，字少省事。

“革命家”在我们Y市一中的文艺天赋那是赫赫有名的。只是我跟她在一中不是一派组织的，所以到了高中班，我就装作不认识她。这时，“革命家”站出来，走到伴奏的几个学生面前，问一声：“《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会吗？”得到领队的首肯后，她又回到高中班的队伍前面，冲我叫道：“布渝，伴个场，你会的。”

“布渝”，就是我。我也是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当时我们两派组织的文艺队都排练了这个节目，所以她知道我会。看来，在此之前，她也在装作不认识我吧。新集体的荣誉感，她好像有了。

男生们“嚎嚎”着起着哄，“来一个！来一个！”战士们是有节奏地“叭叭——叭叭叭——”鼓掌。音乐的过门儿已经奏起，“革命家”就地取材，我也只能借坡下驴：“不敬青稞酒呀，不打酥油茶呀，也不献哈达，唱上一只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感谢你们支左支工又支农，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立呀立新功。……”

这本是个三男三女的舞蹈。而现在只有我和“革命家”双人舞了，提步变成跨步，为了走场，动作十分夸张。我看见岩冰笑了，明丽的眼神增加了光芒，里面有一种隐秘的怕刺伤别人心的纯厚和爱抚。我知道我的动作相当舒展到位。

文艺队的下一个节目是，怎么说呢，形式是女声小合唱，内容上做了些

拼接，她们好大胆啊，竟然把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的词也揉进了几句。她们是这样唱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从白天到夜晚，总是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亲人，寄来珍贵信息。”“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军民团结向前进。……”

合唱中的中音部应该是岩冰的，因为我就盯着她一个人看，我注意到她的嘴型。我的耳朵也告诉我，那声音只能出自赋有庄重天性的人。但我又绝对地相信，这样的拼接组合，掩藏着一种极放肆的个人探求的渴望，不是岩冰她们十五六岁的孩子能做到的，也不是专业的音乐评价应该苛求的。

好在没人能听出来。或者是装作麻木也未可知，不过，在这里，“老工人”是可以排除的。

“革命家”又开始运作了。我见北大毕业的那个教师和她耳语，她又叫起几个女生小声嘀咕着，然后绕出场外“哆咪嗦”了几下，就又登台了。

她们也是小合唱，只是“革命家”主唱，其他的几位伴唱。伴唱的只需重复主唱的每句后面的几个字即可，当然不用排练了，也不用伴奏。

歌声即起：“解放军叔叔歌子多——歌子多；一唱就是一火车——一火车；经得起冰寒，忍得住饥渴，受得了劳苦折磨——折磨！折磨！革命的歌声震山河——震山河！”

转向了。这回“高中班”和文艺队的学生联合起来，齐声喊“解放军来一个！解放军来一个！——”

那时的解放军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跟红军时期一样，根本看不出级别，也没有军衔。唯一不同的，战士上衣两个兜儿，干部上衣四个兜儿。这时，解放军队伍里站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四兜儿”指派一个二十多岁的“四兜儿”打拍子，他们唱的是《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咳罗咳，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

气势够足了，只有三十来个战士，那歌声震得，麻雀不往天上飞，而往地下掉。

意犹未尽，那年轻的“四兜儿”又说话了：“我们再给老师同学唱一支《八路军进行曲》，后改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向前，向前，向前！——预备——唱！”

尽管年轻“四兜儿”有卖弄的意味，但我的确不知这支歌的名称有怎样的变化。八路军的“军”是指“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

一二九三个师；而“解放军”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武装组织，光林彪统帅的“四野”就十几个军呢。我只知道，“文革”前，更小的时候，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一个连长很滑稽地指挥唱的就是这支歌——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看到，“老工人”的嘴跟着在动，两位班主任的嘴跟着在动。而岩冰的嘴居然也跟着在动，她怎么也会唱，她比我还小咧！我都唱不全。

夜幕笼罩得不够严，上弦月在一点点憋大，已超过了半圆。一个战士又挂起了一盏灯。

这时，高中班秦至清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道：“被解放军叔叔和同学们的革命激情所感染，我也给大家清唱一曲，亚得里亚海岸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民歌，‘斯库台普克’——”

学生们嚷嚷起来了，“什么意思啊？——”“欢迎！欢迎！——”“犯病了吧？——”七嘴八舌。

秦至清不理睬同学们的吵吵，自己先过起门儿来：“咪嗦啦，啦瑞；瑞发嗦，嗦哆；咪发啦，发咪——”吵嚷声渐渐静下来。大家的神色有些疑虑了。我也听得耳熟，似曾相识，但就是想不起来。只见秦至清展开一张字条——

“斯库台，普克，拉奇亚，勒谢尼，巴依拉姆；爱尔巴桑，斯库，费里”

“什么乱七八糟的？——”吵吵声又起：“阿尔巴尼亚语？——”“用中文唱！——”

出人意料地，岩冰走到演奏手风琴的同学那里说了一声，把琴挎在自己的肩上，拉出了刚才秦至清自己用嘴哼出的过门儿。秦至清谢意地向岩冰点了点头，表情也郑重了许多：“我给大家演唱，阿尔巴尼亚民歌，‘馒头花儿开’——”

手风琴打着节奏，在等歌词。

“馒头花儿开在我家的锅台上，想吃馒头又怕馒头把手烫。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馒头凉，我的思绪彷徨，你自己去猜想！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对他讲！啊——啊——啊——啊——”

秦至清“啊”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了，这著名的拖腔，不是苏联的《幸福生活》电影插曲《红梅花儿开》吗？呵，秦至清这小子儿，是在偷梁换柱啊！

再看岩冰，闭着眼，侧低着头，就一根短辫滑落在右肩，风箱已全部拉

满，似沉思，似遥想。

身边的赫大业，一副得意的神情，看来他早知道这一场安排了。还可以发现几个心领神会的面孔，比如北大“老革命”，比如年轻的“四兜儿”。但最终，也没人愿意捅破。

联欢会散了。带着些许的凉意，我们学生集队从营房往村里走。月光还是明亮的，歌声倒此起彼伏起来，但都只剩一句，“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馒头凉，等着馒头凉，啊——等着馒头凉。”不知谁又加了一句，“馒头怎么还不凉？”

一阵哄笑。……

三

再试试？就先接头儿这么写——

还是部队医院斜对过儿的那个“饭店”。

……我回头瞥了一眼，那气质还算入眼的女孩躲在通向厨房的过道处，看我，似乎好奇，我为什么要老碰一个无人的杯。

我喝自己杯里的一口，又喝一口……把酒都喝完，把菜都吃完了，把饭和汤也都完了。其间我脑子里想的是，岩冰也在吃午饭吧，新兵连早该结束了，是分到医务还是通讯，还是我想象不到的什么部门，总之，是开始熟悉业务了吧？

有人拍我的右肩膀。那不似夫妻之一，男的，端着酒杯站在我身后。穿着油渍渍的工作装，一张长满粉刺的黑红的脸。

“我们好像不认识吧？——”我说。

“178 的？我也是 178 的——”他用手指着上衣兜口的番号，操着满口的天津腔，带着顽皮而又率真的笑。

“哦，哦——您这是？——”我搭讪着，又看了看还在圆桌旁坐着的那不似夫妻之一，女的。一个略有丰腴的美人。

“坐一堆儿来？”“天津腔”邀请着。又说“我姓定，挺各的姓吧，好记”，又用嘴努了努说，“那是我天津的邻居。下乡知青。到这儿倒车回家。”

我推辞了。怎么可以呢？的确不认识嘛。何况此时？——很扫兴！我乱想着出了店门，当然是付了账出的店门。回头望一眼招牌：利民饭店。

推着车子走，还在想那晚上的事——

夜深沉。

临时改做男生宿舍的农村小学的这间教室里却没有消停。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在残破的天棚下困得直眨眼。意犹未尽的同学们倒是都钻进被窝儿里，可露出脑袋，还在议论着——

“……秦至清你小子儿，也够胆大的，敢改‘苏修’的歌曲？可‘老工头儿’楞没听出来？——”

“老工头儿”就是带我们学生的工宣队的那位老工人师傅。我们始终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我们却知道他几乎不识字。他叫我们谁，只是“嗨！”“嗨！”的。

“先有好者，后必有甚焉者。兴搞宣传的改，不许我们被宣传的改？我不也是努力靠拢吗？”

“人家向你靠拢呢！你看那丫的，琴拉得多投入——她怎么也会那歌儿？”

“我跟他哥初中同学。空军大院的。她爸是首长。人家里钢琴还有呢。——”

“睡！睡！——”“老工头儿”突然进来了，“几点啦？明天不干活儿啦？”说完关了灯拉住了门。

安静了没几分钟，黑暗中又有动作了——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相同的曲调又重复了两遍：“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是对华广播。我是猴拉稀小姐——”

黑暗里“哄”地炸开了一片笑声。

“谁呀，谁呀？这么反动？——”

“你丫装什么革命？孙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歌？”

“莫斯科电台嘛，偷听敌台！——”

“你丫才偷听敌台呢！这是正宗的革命歌声，‘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哪反动？‘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不对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你不喘气，不呼吸？什么也不懂！”

“声辩”的嗓音有点强硬，我知道，是赫大业说的，因为他的铺就挨我不远。他父亲给他起名不知怎么想的，让人一不留神就叫成“赫大爷”了。所以一般人张嘴叫到“赫大”就止住。而渐渐地，“赫大”就常叫成“大赫”了。他也是个“大赫”，他练过武，曾在十几米高的烟囱上做过“金鸡独立”，唬得男孩子们纷纷拜倒，而几个早熟的女生却对他别有衷情。此时，他接着说道：“告诉你们吧，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上发布的最新指示。他老人家还说了，‘所以，希望你们年轻人，要下去接受再教育，要努力争做国家的主人’——”

真有这么回事啊？我也懵懵的有些不懂了。怎么一会儿“革命歌声”又成了“最新指示”啦？